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列宁《国家与革命》 研究读本

胡 兵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列宁《国家与革命》 研究读本

胡 兵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列宁《国家与革命》研究读本 / 胡兵编著.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11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 杨金海, 李惠斌主编)

ISBN 978-7-5117-3137-1

I. ①列… II. ①胡… III. ①《国家与革命》-列宁
著作研究 IV. ①A82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41293 号

列宁《国家与革命》研究读本

出 版 人: 葛海彦

出版统筹: 贾宇琰

责任编辑: 李媛媛

责任印制: 尹 珺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100044)

电 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35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7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55626985 (读者服务部)

传 真: (010) 665158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 毫米×1020 毫米 1/16

字 数: 452 千字

印 张: 31.75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10.00 元

网 址: www.cctphome.com 邮 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店铺: 中央编译出版社直销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010) 52612349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嘉润律师事务所律师 李敬伟 问小牛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电话: (010) 55626985



中央编译局文库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Literature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编委会）

主 任：贾高建

副主任：魏海生 陈和平 柴方国 季正聚

委 员：崔友平 沈红文 杨雪冬 冯 雷 陈家刚

赖海榕 郝卫东 张文成 葛海彦

中央编译局文库出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主 任：薛晓源

成 员：徐向梅 苗永姝

中央编译出版社文库编辑中心编辑小组

葛海彦 贾宇琰 苗永姝 杜永明

李媛媛 盛菊艳 薛迎春 董 妍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顾问委员会

贾高建 俞可平 柴方国 庄福龄 陈先达 赵家祥 詹汝琮
李洙泗 张钟朴 冯文光 安启念 韩庆祥 李小兵 张曙光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编委会

主 编 杨金海 李惠斌

副主编 薛晓源 林进平

编 委 (按姓氏拼音排序)

曹典顺 冯 章 韩立新 江 洋 姜海波
李百玲 吕梁山 苗永姝 聂锦芳 闫月梅
杨学功 姚 颖 张 盾 张云飞 郑 锦

总 序

呈献给读者的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旨在立足于 21 世纪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实，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以及有关专题思想重新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解读，供广大读者特别是致力于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著的读者阅读使用。计划出版 40 种，三年内陆续完成编写和出版工作。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文本，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在我国学术史上，曾编写和出版过不少关于经典著作的读本，包括各种注释性读本和导读性读本，对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发挥过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读本也越来越显出历史局限性。比如，以往对经典著作的解读视角较旧，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不够全面；解读的经典著作范围较小，视野有限；解读所依据的文献不足，深度不够等。进入新世纪以来，特别是自 2004 年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教学、研究以及普及工作不断加强，这就迫切要求对经典著作重新进行解读。

同时，这些年我国学界有关经典著作的翻译和研究成果不断推出，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可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及人类文明的深入推进，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以及对经典著作的研究不断深化，解读视角发生重大转变，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更加全面。例如，以往由于受革命实践的影响，我们较多地从社会主义“革命”视角去解读，而较少从社会主义“建设”视角去解读，因此，较多地注重研究其中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等理论，而较少研究社会和谐发展、人的全面发

展等思想。革命胜利后，仍然沿袭了这种解读模式。这就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片面性。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丰富的新社会建设思想，恰恰是这些长期被忽视的思想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来说更有意义。近些年来，我国学者自觉地从“建设”视角研究经典著作基本观点，取得了一系列可喜成就。又如，过去对经典著作的解读主要限于对若干重要经典著作的解读，如对《共产党宣言》等五六部名著有较为详细的解读，对其他著作的解读不多。即使有收文较多的导读性读本，但常常由于篇幅所限，也只能对这些著作进行简要介绍，不可能对每一部著作展开研究。近些年来，这种情况在逐步发生变化。研究经典著作的专题成果越来越多。再如，近年来新的经典著作编译成果和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推出，大大拓宽了人们对经典著作基本观点的理解。加之这些年我国学界一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他们的外语水平较高，知识储备较多，研究方法较新等，对经典著作的研究和理解也更有新意。这些都为更好地解读经典著作提供了新的时代条件。

为了继承前人研究的成果，弥补以往研究的不足，总结这些年我国学界编译、研究经典著作的成果和经验，比较全面系统地解读和阐释经典著作的基本观点，中央编译局专门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及其重大理论问题研究”课题组，并对该项研究提供了基金资助。课题组不仅在局内组织力量进行研究，而且向社会公开招标，争取到社会力量的支持，一批有造诣的中青年专家参与到课题研究中来。经过课题组同仁两年多努力，已经形成一批研究成果，并将继续补充、完善并陆续推出。这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读本”丛书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体现。

本丛书力求体现如下特点，这也是丛书编著工作所力求遵循的原则：第一，体现全面性和系统性。本丛书不仅对经典作家的名著进行解读，也对其他重要著作进行解读，还要对经典作家的一些重要思想，如马克思的人类学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理论等，进行专题梳理和解读。不仅从“革命”视角，而且从“建设”视角，全面、系统地梳理经典作家的思想观点。力求使这套丛书成为收文最全面、解读最系统、

最能够反映经典作家著作全貌的学术成果。第二，突出文献性和考证性。每一研究读本的写作，力求充分反映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特别是要充分反映我国新时期在经典著作翻译和研究方面所发现的新文献、取得的新成果。在此基础上，要对经典著作形成的历史背景、国内外传播、原著重要思想观点及其流变，以及后人对这些观点的理解等，进行考证研究。如果说过去的解读主要是“注”的话，那么，这套读本则要进一步体现“疏”的特点。通过这种“注疏”性考据研究，不仅使读者知其然，也知其所以然。这样，也能够为学界进一步研究提供尽可能丰富的文献资料。第三，力求权威性和准确性。一方面，研究读本所依据的经典著作文本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主要依据中央编译局所编译的最新译本，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全集》第二版、《列宁专题文集》等。对还没有新译文的文本，可以采用旧译文。同时，适当参照外文版本，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所依据的其他文献资料，也力求具有权威性和准确性。要选择国内外在该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专家学者的最具代表性的观点和最有影响力的文章。

基于上述考虑，本丛书采取大致统一的研究和写作框架。除导论外，各个读本均有五个部分组成。一是历史考证部分，其中包括写作背景、国内外主要版本和传播考证等；二是研究状况部分，包括对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三是当代解读部分，包括对经典著作的内容简介，对已有研究观点的疏正，对重要理论观点及其当代意义的阐述；四是原著选编部分，根据经典著作的不同情况，或采取全选的形式，或采取节选的形式，均采用中央编译局的最新译本，个别读本同时选编原著的旧文本，以方便比较研读；五是附录部分，包括3到5篇关于本著作的国内外有一定权威性的研究文章，以及进一步研究需要参考和阅读的文献资料。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经典著作的研究，往往会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情况。所以，尽管我们在组织编写工作中努力体现上述原则，但这些读本的观点不一定都具有代表性，更不可能与每一位读者的观点完全

一致。加之作者研究角度不同，水平各异，每一读本的结构、篇章、内容、观点都不尽相同，其权威性程度也不尽一致。其中很可能有疏漏和错误之处，谨请读者批评指正。

该丛书在编写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各个方面的大力支持。中央编译局对此项工作高度重视，始终给予鼎力支持。国家出版基金将该丛书列入 2012 年资助项目。中央编译出版社为该丛书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并最终立项，以及为丛书出版做了大量工作。本丛书中收入的译著和文章的译者、作者和出版者同意我们使用相关的著作版权。该项目顾问委员会的专家对丛书的编写工作给予热情指导，编委会成员和课题组同仁为丛书的编写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马克思经典著作研究读本》

编辑委员会

2013 年 6 月 16 日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部分 历史考证	17
第一章 《国家与革命》的写作背景	19
一 历史背景	20
二 理论背景	24
第二章 《国家与革命》的主要版本和传播情况	31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版本和传播情况	31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版本和传播情况	35
第二部分 研究状况	41
第三章 《国家与革命》的国外研究状况	43
一 持赞扬或肯定观点的研究	43
二 持质疑或否定观点的研究	55
第四章 《国家与革命》的国内研究状况	75
一 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	76
二 新中国成立后的研究	81

第三部分 当代解读	103
第五章 《国家与革命》的结构和主要内容	105
一 阶级社会和国家（第一章）	107
二 国家与革命（第二、三、四章）	117
三 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第五章）	159
四 马克思主义被机会主义者庸俗化（第六章）	174
第六章 《国家与革命》写作的准备材料研究	185
一 《未完成的〈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材料》	185
二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	188
三 《〈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提纲和纲要》	210
第七章 《国家与革命》的重要理论观点和时代解读	220
一 论国家	220
二 论革命	269
三 论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	288
第四部分 经典著作选编	317
列 宁 国家与革命	319
第五部分 附 录	413
附录 I 研究文献精选	415
一 李光灿：《学习列宁的国家学说——介绍列宁著 〈国家与革命〉一书》	415
二 [法] 雅克·泰克西埃：《〈国家与革命〉的列宁主义历程》 （节选）	431
三 [法] 亨利·列菲弗尔：《列宁与列宁主义》 （节选）	454

附录Ⅱ 《国家与革命》中提到的文献目录	476
一 《国家与革命》中提到的文献	476
二 《未完成的〈关于国家的作用问题〉一文的材料》中 提到的文献	479
三 《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中提到的文献	479
四 《〈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提纲和纲要》中提到的 文献	483
附录Ⅲ 延伸阅读书目和参考文献	484

导 论

《国家与革命》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任务”，它是列宁最重要的政治学著作之一，写于1917年8—9月，1918年出版。当时的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否认用暴力革命来消灭资产阶级国家，主张用改良方法和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从而使资产阶级国家自行消亡，这就等于取消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合法性。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国家是不会也不可能自行消亡的，必须用无产阶级革命来消灭它，用无产阶级国家来取代它。在书中，列宁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革命的学说，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灵魂和革命精神，提升了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信心和勇气，彰显了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本色，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家与革命》也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从《〈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提纲和纲要》一文中可以知道，列宁当时已经列出了第七章和“结束语”的提纲，但最终只写了前六章的内容。列宁很重视和强调第七章未写出的内容，其中包括对“苏维埃”的阐释^①和对“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具体过渡形式”的探讨^②，用列宁的话说就是：“用1917年俄国革命的经验把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具体化？这是必要的！”^③十月革命之后，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230页。

② 同上书，第250页。

③ 同上。

列宁在“做出‘革命的经验’”^①的同时“论述‘革命的经验’”^②的一系列重要文本^③，都可以作为《国家与革命》的“续篇”。

另外，被称为“蓝皮笔记”的《马克思主义论国家》一文，可以作为《国家与革命》的“前身”，该笔记是列宁在1916年秋天和1917年初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国家学说时撰写的，笔记中的许多重要思想和文献资料都被列宁收录进了“国家与革命”中，但是还有一些重要思想及其表述形式并没有被收录进去，所以，该笔记有着相对独立的重要学术研究价值。例如，列宁在该笔记中把无产阶级的革命任务表述为：打碎国家机器，“在下面即在地方上用最完全的自治，而在上面用武装的无产阶级的直接政权即无产阶级专政来代替”^④，即“无产阶级专政 + 取消地方自治机关中由国家任命的官吏”^⑤。这种表述形式生动形象地说明了列宁无产阶级国家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

“国家”是《国家与革命》中的一个核心概念。无产阶级在通过革命夺取政权，并推动资本主义时代向社会主义时代过渡的历史进程中，必将长期面对“国家”这个庞然大物。列宁从“国家异化（寄生、祸害、废物）”论和“国家统治（压迫、镇压、剥削、暴力）”论两个视角，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在书中，列宁完全认同恩格斯关于国家是一种从社会中产生出来的、日益与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观点，认为国家、国家政权、武装队伍（监狱、常备军和警察）、官吏（官僚与官僚制）都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寄生机体（寄生赘瘤、寄生物）、祸害和废物，因此，必须克服异化，消灭寄

①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21页。

② 同上。

③ 例如：《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论粮食税》《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关于司法人民委员部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任务》《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给代表大会的信》《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日记摘录》《论合作社》《论我国革命》《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和《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等。

④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⑤ 同上书，第150页。

生物,使国家“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①。其中,“异化”一词在书中共出现过5次,而且,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提纲和纲要》一文中还把“异化”^②一词单列出来加以强调,体现了对“异化”概念的重视。列宁认为,正是由于社会中存在着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才形成了与社会日益相异化的力量——国家,而“体现这种‘异化’的”^③就是国家政权机构。国家作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是统治阶级进行统治、压迫、剥削、镇压、专政和强制的工具,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用无产阶级国家代替资产阶级国家,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当然,“国家政权问题一直是社会革命改造的根本问题,但是不能因此把国家政权简单理解为阶级统治的工具,也不能单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解释国家结构的变化”^④。

“民主共和国”是现代国家的主要形式。列宁认同恩格斯关于民主共和国是“国家的最高形式”^⑤的观点,并在书中进一步区分了两种具有不同类型和性质的民主共和国:“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⑥与“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⑦。在此基础上,列宁表明了自己对民主共和国的态度,即:必须破坏、打碎、颠覆、消灭前者,建立后者。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列宁关于“民主共和国”的认知与恩格斯存在着一个细微而重要的差异。恩格斯在《答可尊敬的卓万尼·博维奥》一文中说得更加明确:“马克思和我在四十年间反复不断地说过,在我们看来,民主共和国是唯一的这样的政治形式,在这种政治形式下,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能够先具有普遍的性质,然后以无产阶级的决定性胜利告终。”^⑧恩格斯认为:“如果说有什么是毋

①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23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3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5页。

④ 西达·斯考切波:《国家与社会革命——对法国、俄国和中国的比较分析》,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34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页。

⑥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9页。

⑦ 同上。

⑧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27页。

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①其中，“只有”一词强调了形式上的唯一性。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引用恩格斯的原话时指出，“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②，“我们赞成民主共和国，因为这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对无产阶级最有利的国家形式”^③。列宁使用的词是“捷径”和“最有利”，而恩格斯的原话里的词是“只有”和“唯一”，这个细微而重要的差异不容忽视。

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坚持认为，民主共和国是工人阶级取得政治统治的唯一形式，他们“完全赞同为争取‘国家政权内部力量对比的变动’而斗争，为‘取得议会多数和争取一个主宰政府的全权议会’而斗争”^④，否认列宁的“两个必然”的结论，即阶级斗争在民主共和国内必然会扩大化、明朗化和尖锐化，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必然要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⑤。在列宁看来，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之所以“背弃革命”^⑥，甚至成了“社会主义的叛徒”^⑦，就是因为他们只相信和依赖“资产阶级议会制共和国”这种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否认另一种民主共和国的形式，即“公社类型的民主共和国或工兵代表苏维埃共和国”。列宁批评他们盲目崇拜国家、迷信官僚制度、取消打碎旧国家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5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页。

③ 同上书，第126页。

④ 同上书，第219页。

⑤ 关于列宁的“两个必然”的原话是：“恩格斯在这里特别明确地重申了贯穿在马克思的一切著作中的基本思想，这就是：民主共和国是走向无产阶级专政的捷径。因为这样的共和国虽然丝毫没有消除资本的统治，因而也丝毫没有消除对群众的压迫和阶级斗争，但是，它必然会使这个斗争扩大、展开、明朗化和尖锐化，以致一旦出现满足被压迫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就必然通过而且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即无产阶级对这些群众的领导得到实现。对于整个第二国际来说，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被忘记的言论’，而孟什维克党在俄国1917年革命头半年的历史则把这种忘却揭示得再清楚不过了。”见《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3—174页。

⑥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18页。

⑦ 同上书，第219页。

器的革命任务，他提醒人们注意，取消议会制的历史任务已经摆在了人们面前，取代议会制共和国的新国家形式已经历史地诞生，这就是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巴黎公社。废除资产阶级国家官僚军事机器，“用巴黎公社类型的无产阶级机构代替议会式的机构和官吏”^①，“用工作机构代替议会式的机构”^②，实行地方自治，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共和国。不过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并且相信列宁提出的俄国苏维埃“和公社是同一类型”^③，是在“继续着公社的事业”^④这一理论观点。

在《国家与革命》中，列宁对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都给出了明确回答：

一是关于国家如何消灭（是通过革命方式，还是自行消亡）的问题。

列宁指出，消灭国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一般说来，消灭国家的方式有两种，即暴力革命的方式和自行消亡的方式。国家类型不同，消灭国家的方式也不一样，其中，资产阶级国家必须通过暴力革命加以消灭，而无产阶级国家只能通过自行消亡的方式加以消灭。列宁认为，议会制（议会权力）与官僚制（行政权）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中，“官僚制的实质”^⑤就在于把公职人员“变为官僚”，“变为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享有特权的人物”^⑥，而“在社会主义下，公职人员将不再是‘官僚’或‘官吏’”^⑦，那种认为“官吏在社会主义下也还会存在”^⑧的观点（如考茨基）是错误的。资产阶级议会制是与官僚制结合在一起的民主制，具有反人民的性质；无产阶级民主

① 《列宁全集》第3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9页。

② 同上书，第212—213页。

③ 同上书，第230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0页。

⑤ 同上书，第216页。

⑥ 同上。

⑦ 同上。

⑧ 同上。